

亲情随笔

母亲漫忆

□ 刘念

作家周国平曾说:“一个人无论他多大年龄,失去了父母,他就成了孤儿。”

去年的此时,母亲因病离我们而去,享年90岁。但她的音容笑貌今犹在,点点滴滴留心间。“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乡一盏灯。”每当去老屋收拾时,第一眼没看到屋子里的灯光,心里都会陡然生起一片怅然,母亲已走了。

母亲的一生充满艰辛苦难、曲折坎坷,但她勇敢坚毅,忍辱负重,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她本出生在一个较为优渥的农村家庭,由于父亲吸食鸦片,将家产败尽,从此家道中落,母亲童年至少女时代完全是两重天的生活。经亲戚介绍,与父亲相识并结婚,开启了她为人妻为人母的漫漫人生。

奔波的家庭练就她坚强不屈。与父亲共同生活50多年的岁月里,共迁家7次,从石首到公安,从乡村到城镇,不停地辗转,这不仅是家的还能搬动,更涉及到新地方安家、立业。每一次,都面临着一个陌生环境的适应、全新生活的挑战,还有生存和就业的压力。但是母亲从不畏惧,勇敢面对。她总是跟随父亲的节奏,迅速调整身心,默默承担所有家务,打理家事,分办家活。母亲小小的个子和柔弱的身體,担负起家里的千斤重任,整天操劳,像个永不停歇的机器。她紧咬牙关的巨大生命力,来自她心中的一个坚定信念,那就是相信随着子女慢慢长大成人,一切都会好的!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她夙夜不懈,努力前行。记得在金丰村时,我们家劳动力少,人口多,属于长期的超支户,后又大包干,在田地的收入总是比别人家少,日子过得紧巴巴。前不久,我到金丰村故地重游时,与老邻居们在一起闲聊,老邻居说起我们家,都感叹我们家两间半土坯房中的女主人即我母亲的能干和不容易。那时候,我记得在堂屋右边有两间房,姐姐们与父母各一间,左边前面是厨房,后面是我和哥哥的一间小房,日子虽艰苦,但一家人每天都开开心心,其乐融融。平日子里要挣工分,还要争排名,靠的是母亲周旋于生产队

和左邻右舍之间的关系,解决没有劳动力家庭的难题。

贫穷的日子练就她精打细算。记得母亲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惜衣得衣穿,惜饭得饭吃。”这是掌管家庭经济支配方式,同样也是教育我们子女的形式。记得当年,我和哥哥读初中时,几个姐姐分别已上班和出嫁,家庭负担稍稍轻松了些,但母亲坚持每天剩下的饭菜作为第二天全家人的早餐。特别是在寒冬腊月,她总是比别人早起,为的就是节约几分过早钱,我们家每隔两年请裁缝师傅到家里做两天工,就是为了将家里的旧衣服重新设计,大改小,小接大,修补破洞,解决全家人有衣穿的问题。

身份的特殊练就她严格自律。因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担任不同的领导职务,作为母亲,一边需克服丈夫常年不在家的困难,一边还需以领导干部家属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每次去生产队分东西时,总是等到别人分剩下的才是我们家的,有时别人来家里送点物资时,特别是大的物件,母亲总是态度坚决予以拒绝,为父亲的一世清名当好了守护者。母亲在农村平日里也是与其他女性劳动力一样下地干活,春种秋收,风里雨里,没有任何特殊,说是干部家属,实则普通百姓,为父亲开展工作起到了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典型引路作用。

肩负的重任练就她顾全大局。父亲五兄弟,母亲两兄妹,原生家庭都很困难,而父母都是么房出生,待日子稍好些,所有侄子侄女都纷纷投到父母身边,有看病的,读书的,结婚的,找工作的,一面需给予生活照顾,一面还需解决具体问题,母亲有时为这样的事情绞尽脑汁,劳心至半夜,作为父母,他们既要重情不忘记来路,又要重义不能破坏违纪国法,他们总是在难与愁中思索和平衡。

母亲的慈爱练就她的悉心传导。母亲这一辈子教育子女有两个特点,一是嘴巴说教,二是身体力行。她虽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她对古语古训信手拈来,常常教导子女,帮助解决思想困惑。记得在我走上重要的岗位后,母亲常常告诫:“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还交待我行为方式,比如“话不能抢着说,必须想着

说”“事缓则圆”等等,这些看似浅显朴素的语言,却蕴含着人生的大道理,也指导着我们前行。特别是在她人生的高龄阶段,担忧姐弟之间的感情,经常会与我们讲:“家和,邻里欺,你们一定要团结,家和万事兴。”母亲曾经的句句嘱咐,依旧言犹在耳,时刻警醒。现如今,儿孙满堂,个个意气风发,精神饱满,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热发光。

善良的修行练就她渐行渐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农村,时有上门乞讨的,母亲总是给予他们施舍关照,让他们各有所得,还会根据他们的现状作出细心的处理,有给钱的,有给米的,有给饭吃的,有给旧衣服的。母亲常说,每个人都会有困难的时候,能帮上一把是一把。还由于母亲地方形象好、威望高,十里八乡不少小伙和女孩找到母亲做媒,而且成功率相当高。后来谁家争吵也来找母亲评个理,经劝说后也就相安无事。正是母亲的每一个善行善举,使她老年生活怡然自得,快乐满满,高寿无疾。

独居的生活练就她的积极状态。父亲去世时,她时年71岁,独居生活近20年,她总是每天把自己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每天早晨起床后锻炼两小时,然后吃早餐,买菜,回家整理家务,中午做中饭,下午娱乐,到了晚上看完电视后还会做轻微运动,坚持每天泡脚。近20年时间里,没有吃过药,去过医院,靠的就是这份自律。她还有一群属于她自己的老朋友,时常组织在一起交流聚会,了解外面世界;一起娱乐,强智保健;一起互访,增进友谊。母亲精神矍铄,乐观向上,爱心盈盈,善待他人,更善待自己,每日积极面对生活,从不怨天尤人。

有位名人曾说:“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有三种形式,一种生命没有了,一种他们故事没有说了,一种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也已经死了,他才真正离开这个世界。”母亲虽然走了,这只是她的生命形式和体征走了,但她的精神却是永生的,她会以另一种生命的形式与意涵丰稔地延续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后辈生活的动力与信念。母亲,你永远活在我们心底!

生活感悟

柔弱自有力量

□ 姜黎黎

阳台上有益绿萝的叶子全部黄了、掉了,我便把杆子折断了埋在花盆里,准备来年春天种点别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土壤表面有很多微微的凸起,似乎有股力量正蓄势待发。仔细看看,裂开的缝隙里有小芽,顶端的叶子卷成尖尖的样子,削尖了脑袋往前冲,为身后的芽杆开辟出一条破土而出的路。又过了几天,嫩叶终于冲出了土壤的包围,舒展成绿油油的叶片。当干枯的杆子焕发出新的生机,我看到了柔弱中蕴藏着生的力量。

植物生命力旺盛,动物王国也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蚂蚁星球》纪录片揭秘了蚂蚁的生活细节。它们搬东西的画面非常令人震撼:有的蚂蚁用前面的触角抱住米粒,如同儿子搂着胖色色的腰只能搂半圈;有的两只蚂蚁各一头抱住稍大一点的东西,一只前进着走,一只倒退着走;还有的五六只蚂蚁围着大的昆虫蛹,先从侧面钻到昆虫蛹下面,再猛地用力站起来,触角虽细,却站得稳如磐石;它们撑着体积是自己本身的几十倍,走起路来却像脚踩风火轮。蚂蚁就像千斤顶一般,小小的身躯虽柔弱,却无比坚韧顽强。

看似入水般柔弱的女人,面对挑战也有克刚的力量。秦国的宣太后半月在燕国当质子时不断受到迫害,几次九死一生。有一次半月面对宰相夫人的羞辱,宁愿冻死也不愿意受她施舍。她只穿着里面单薄的衣服走在快到膝盖的大雪中,双腿冻得发抖,宛如触电一般不听使唤,一次次倒在雪地里,又一次次艰难地爬起来。纵然艰辛,她依然一路披荆斩棘,做了秦国的太后。支撑半月踏实前行的,是她柔弱内心坚不可摧的力量。

每个时期都不缺这样柔弱自有力量的女子。传记故事《秋园》里,主人公秋园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后来家道中落。18岁的秋园嫁给了上校参谋杨仁受,但光景不好,小家很快揭不开锅。为了拉扯剩下的三个孩子,她拼了命地寻找生计,当过裁缝、求过人,还要过饭。要饭的时候,一天要走几十里的路,磨得脚上到处都是水泡,挨地就钻心地痛,可她还是咬着牙坚持。就这样,她愣是养大了三个孩子。女子本弱,可再弱的母亲都能为孩子撑起一片天。

刚自柔出,柔能克刚。前路漫漫,默默坚持,努力向上,人生定会精彩纷呈,因为柔弱自有力量。

每当寒风凛冽,冬意袭来,我总会想起那碗热腾腾的鱼汤,那是父亲为我精心熬制的佳肴。那独特的味道,仿佛是我父亲对我深深的疼爱,无法用言语表达。

小时候,鱼汤是我们家中的珍稀佳肴,每逢腊月,父亲都会带回一条新鲜的鱼,为我们熬制一锅美味的鱼汤。他总是细心地清洗鱼身,熟练地剔除鱼鳞和内脏,然后轻轻划一刀,洗净葱姜蒜片。只听一声刺啦,鱼就下锅了,父亲就像一位魔术师,没过多久,屋子里就充满了令人垂涎的鲜香,心里也慢慢泛起暖意。

最近一次喝父亲做的鱼汤是在怀孕期间,父亲乘坐高铁来看望我。抵达我家时,已是傍晚,他放下行李,随即换上围裙,走进厨房准备晚餐。我听到他心疼地念叨着抱怨我不吃东西,我好奇怪地凑过去,他却将我推出厨房,自己一步不离地守在灶台前,火光在他脸上跳跃,映出岁月的沧桑与坚毅……没过多久,一锅热气腾腾的鱼汤端上了餐桌。我惊讶地发现,碗里飘汤着几片柠檬,而鱼汤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鱼腥味。汤汁滑过我的舌尖,激活了沉睡的味蕾。汤见底时,父亲自豪地说:“我说我们老家水库的鱼味道不一样吧。”也许是这鱼真的与众不同,也许是柠檬的调剂,但我知道,其中最不一样的,是父亲深深的爱意和关怀的味道。

如今父亲身患重病,已不再下厨,知道我喜欢喝鱼汤,他常鼓励我自己去尝试。一个周末,我从市场买回来一条鲫鱼。父亲便充当起了老师的角色,在旁边边说边比划,我照着父亲的指示操作着。“然后加入开水。”父亲喘着气说。我有点着急,眼瞅鱼都快烧焦了,我还没备好开水呢。父亲却微笑地说:“慢慢来,做饭啊也是一门艺术,需要时间和耐心去烹调。”灶前手忙脚乱的我转身,撞见父亲那疲惫慈祥的脸满是关爱。父亲病中,站立三分钟都会大喘气,但烧鱼汤的过程,为了让我每一步都熟记于心,十几分钟,父亲一直提着我精神一遍一遍地跟我解释每一个步骤。厨房里慢慢氤氲出鱼汤的鲜味,咕嘟咕嘟地,像一首岁月之歌……

一碗鱼汤,蕴含着父亲无尽的爱意与深情。它如同一首婉转的诗篇,诉说着岁月的流转。

姥姥没有上过学、读过书,但在我心中,她永远是好学不厌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字不识一个的姥姥常独自去收废品,为此她自学了一些算数。瘦小的姥姥蹲在屋外的废品间,笨拙地打包、称重、付钱。在路上还一直嘟囔着“二十七十四”“三十二十一”的口诀,像是她此刻唯一能抓住的东西。每当有邻居来串门,她总是热情地招待,不怎么自信地询问着自己记下的口诀是否正确。当得到肯定的回复后,她便在心中反复默念这个已被确认的公式,试图把它深深地镌刻在脑海中。到后来她不需再求助别人,去收废品的时候,算得比按计算器还快。不识字的姥姥,凭着突击学习以及后面的练习,成为心算行家。这份进取的心,是一把钥匙,为她打开了幸福生活的大门。

姥姥回到家里也闲不住,她总到村头找人闲聊,闲谈之余还精进了炸油条的手艺。有一年过年,家里准备炸油条,她端着一盆和好的面,轻轻放在床上,然后用被子仔细盖好。我好奇地询问,她郑重地说:“听别人说的,这样面发酵更快,会发成均匀的蜂窝状。”没过几天,姥姥又升级了自己炸油条的配方。这次我发现她的面盆里又多了几个鸡蛋,和面的水也换成了牛奶。追问原因,她才略显得意地对我说:“我刚学得新秘诀,加上鸡蛋和牛奶,做出来的油条更加松软。”每次离家,我总要带些油条走。油条早已不是普通的食物了,它已成了姥姥精湛厨艺的“代名词”。

姥姥不只精进了算术和厨艺,也在手机上下足了功夫。去年,姥姥在养老院树摔倒,腰椎骨折了。住院时,我们为她替换了一部智能手机,好让她打发无趣的日子。拿到手机,姥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竖起耳朵听着每个软件的功能,一边听一边不住点头,虚虚的手指也开始在屏幕上兴奋地点点这个,又点点那个,像得了个新奇的玩具,连吃饭都顾不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姥姥已经能熟练地打开手机,找到通讯录,拇指缓缓往上滑,嘴里背着名字,直到找到想联系的那个人。她也会打开视频软件,听听新闻,看点家长里短。姥姥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摆脱了病房里的焦虑苦思。

姥姥主动跨出一道又一道德槛,用一次又一次的进步,敲碎生活的障碍,迎来的或许不是清闲自在,但一定是宁日。

岁月流转，鱼汤情长

□ 李浪花

『困』在生活里的姥姥

□ 袁文格



雪后古城荆州。(李波涛 摄)

荆州的雪

□ 李国新

腊月里,荆州下了一场雪,不大,但是第一场雪,是一直期待却姗姗来迟的雪。

我喜欢冬天,是因为冬天有雪,雪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晶莹剔透。我想,冬天不下雪,就不叫冬天,就没有冬天的味道。冬天不结冰,就没有冬天的雅致。

冬天的头场雪,下的不大,早上推窗远眺,城市的楼顶檐瓦,盖了稀疏的薄层,应该是半夜悄然而至的。想起小时候,我感觉那时天气格外的冷,下的雪格外的大,道路上,小河里,结出来的冰格外的厚,特别是屋檐下的冰凌有两尺多长。

小时候的雪,总是那么长,断断续续个把月,碰上倒春寒,年后的春天也要下雪。只要是下雪了,孩子们欢天喜地,跑到外面堆雪人,打雪仗,摘冰凌吃。大人们则是在家里烤火,多是在之前挖的树兜根、木材、桐梗、稻草,满屋子里烟雾缭绕,但温暖如春。一烤火就是一天到晚,洗了衣服可以在旁边烤干。还有中晚餐,在火炕上支个锅架,她腊排骨、腊肉、白菜,吃几大碗饭。孩子们把红薯、糍粑、鱼块在火上烤着吃,满屋飘香。

我怀念小时候的雪,下的时间长,白茫茫的,把大地、把沟壑,把房屋,把万物,把整个世界,装扮成犹如一个童话般的冰雪王国。我怀念小时候的雪,那么纯洁无暇的一家老小,团聚

蘸雪吃冬瓜

□ 闻琴

释道行《颂古十七首》写道:“枯树云弄叶,凋梅雪作花。击桐成木响,蘸雪吃冬瓜。长天秋水,孤鹭落霞。”

从外形观之,冬瓜圆圆胖胖,像极了大肚弥勒,成熟的冬瓜洒满白霜,更似一个云游八方经历四季风霜的不羁和尚。就品质而言,冬瓜越是个大越显安详,越经霜滋味越美。也许,遁空之人从一只瓜联想到自身境遇,敬它沉默含蓄,加之又是素食,所以就爱吃了。

或蘸雪吃瓜,或清水煮瓜,皆寡淡而无味。这位诗僧吃的并非看得见的实瓜,而是修那份从容自在,不管尝任何食物,予己都是一种旷达超脱的锻炼。冬瓜在诗人的笔下,厚重沉静,另具一份悠然冲淡的诗韵。我总觉得,冬瓜一定是从寺庙推广而后普及于俗世的。

冬瓜大约是在北宋时期得到广泛种植,成为百姓寻常吃的食物。《江陵县志》记载,宋仁宗召见一位隐居在江陵的名士张景,问他为何归隐,张景作答“新菜来炊子鱼饭,嫩冬瓜煮蓼裙羹”,短短几个字信息量很大。煮好的蓼米饭,焖熟的小鱼和鲜鱼子,冬瓜海鲜紫菜炖汤,虽是家常饭菜,但一说出口便是叫人垂涎欲滴,正是这些清新小菜让张景心回归乡之意。拿冬瓜羹汤做借口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据记载,“冬瓜鳖裙羹”的确是江陵名菜之一。想必仁宗听后,也恨不得一尝冬瓜而后快呢。

季候物语

冬日的“热闹”

□ 黄金铃

乡村进入冬天,与其他三季相比,略显安静。偶尔有几只鸟雀跑出来叽叽喳喳地觅食,欢欢喜喜地跳跃,更衬出乡村的祥和,宁静。然而,乡村的冬天却有属于自己的“热闹”。

冬天,那漫天飞舞的雪花刹那间就把一世繁华装扮成玉树琼花般的童话世界。在穹庐之下,茫然天地之间。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在雪地上追逐打闹,堆一个漂亮的雪人,滚着雪球哈哈大笑。一只小手扔向一个白蘑菇似的羽绒服上,顷刻间就收到了一个热情的馈赠。一个,两个……刹那间,整个寰宇都荡漾着童稚无邪的笑声……他们在厚厚的一地碎银上奔跑腾挪,向天地诉说童趣,诉说着天真烂漫,诉说着属于冬天的“热闹”。“热闹”不仅仅有孩童的,更有冬季的。你听——阳光融化雪花的清脆,一棵棵大树泻满年轮的声音,湖水在冰底下流淌地欢笑……冬天在清冷的外衣下,依然有属于自己的热闹,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律动。

古人非常重视读书,而在冬天尤甚。唐代子兰在《对雪》中说:“密密无声坠碧空,霏霏有韵舞微风。幽人吟望披襟处,颔入窗来落眼中。”子兰是长安的僧人,对功名利禄等自有一颗空灵之心;但他的冬季也不是沉寂的,而是空灵的书写动态。尽管雪落天地,他依然深思,以雪研墨,书写人间的素雅之气。与唐代相比,宋人更重视读书。宋代紫霜在《立冬》诗中:“门冬冷霜能醒骨,窗临残照好读书。”让“冷霜”“醒骨”多么深刻的人生体验,蕴含着多少奋发之力!“残照”“读书”,又包含多少惜时勤奋的热烈!杨万里在《观雪二首》中如也表达了“借雪夜读”的勤奋之态。他说:“满庭更遣送销雪,剩借书窗几夜明。”读书在于思考,在于验证,在于践行。“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首出自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在冬日或是冬雪天与夜中,无论是高声朗读,还是强调“知行合一”,抑或是为读书增添乐趣;冬天,无疑为读书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现在,乡村的儿童的书声时时刻刻敲打着冬日的耳鼓,敲打着共赴祖国复兴梦的锣鼓。书声正与“风声”等其他天籁之音,共同构成了冬日特有的“热闹”旋律。

比书声更热闹的,当属冬日的新婚大喜。相比其他三季,冬天一直都是结婚的高峰期,特别是年底的时候。节日的喜庆更让婚礼喜上加喜,幸福感倍增。城里结婚也很热闹,但有一种冬天的热闹,叫农村结婚。这种冬日婚礼的喜悦氛围是城里所比不了的。喜庆的喇叭在结婚前几天就开始了,不是让欢乐的唢呐响彻村村头,就是《抬花轿》让人不断地心花怒放。街坊邻居乐呵呵地前来帮忙,相互调侃着当年自己结婚时的喜事、囍事,也有亲朋好友陆续来随喜的,吃饭时,你去看,人黑压压的一片、乌央乌央的,热闹得很。结婚当天,先不要说新郎新娘会被安排表演多少种节目,让人笑得留下眼泪;即便是男方的父母也会被街坊邻里好一番折腾,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直笑得弯腰捧腹。这热闹是祝福、锣鼓震天迎新,鞭炮齐鸣降祥瑞。百年恩爱双心结,情真意浓思切切。冬天,没有秋天的收获和丰盛,却有着蓄势待发的内敛和睿智。冬天,就是一幅黑白素描,线条简单,却蕴含着深奥的生命真谛。